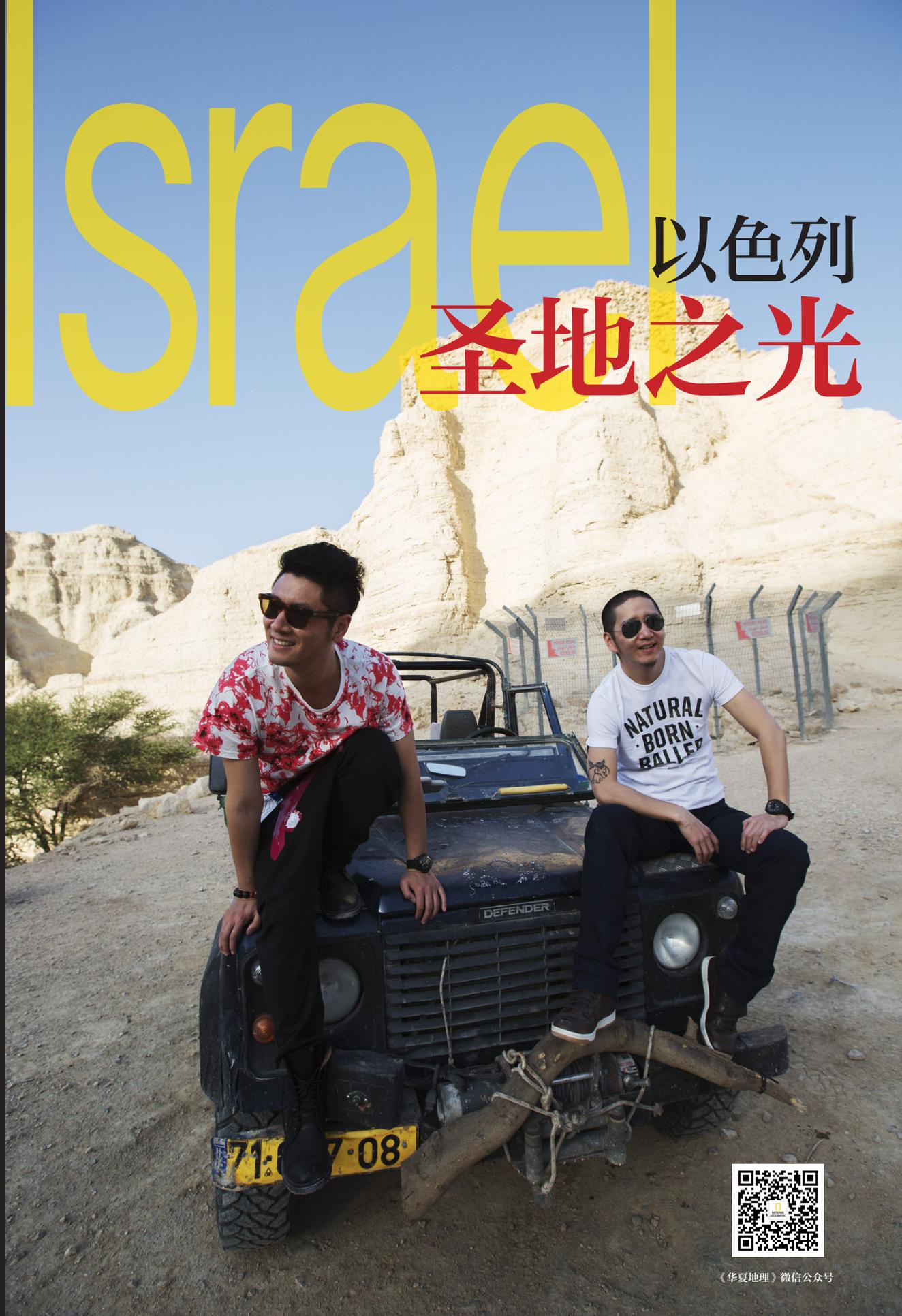


ISRAEL

以色列 圣地之光

 NATIONAL
GEOGRAPHIC
华夏地理杂志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中文网



《华夏地理》微信公众号

CONTENTS

蓝起帕、长鬓卷发、大衣黑帽、络腮胡；信仰虔诚、聪慧精明……这似乎是我们脑海中最典型的犹太人形象。但沧桑又悠悠的历史刻在这个古老希伯来后裔骨髓中的却是一种坚强、一种凝聚。大卫王的英勇已经远去，所罗门的圣殿不复存在；久经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拜占庭、奥斯曼的侵扰岁月之后，时光为犹太人谱写了一卷漫长的古卷悲

歌。聚聚散散，回到原点，在耶和华上帝应许犹太祖先亚伯拉罕的这片“流奶和蜜”的“迦南美地”，重新凝聚起一个备受瞩目的国度。

HOMELAND! HOLYLAND!



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个国度一样引起众多文明的兴趣。面容相异的族群，共生在一片圣地家园，在现代生活的精神与亘古虔诚信仰之间转换穿梭。在卷首用了homeland这个词，在同名美剧热播之后这个单词显得意味深长，却让人对家园的体味更加深刻。那这片故土家园应该怎么定义呢？没有一个词能完全概括。而这期特刊思来想去我们起了“圣地之光”这个名字，也正是希望这片圣洁之地，承着上帝的慈祥，散发和睦之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哭墙下前仰后合地与上帝对话；基督徒默默虔诚重温2000年前耶稣受难路；阿拉伯人在宣礼塔传出的诵经声下跪倒礼拜；贝都因人还在内盖夫荒漠延续着4000年前亚伯拉罕时期的营帐栖所；悲壮而荒凉的马萨达残垣下少年们的歌声继续悠扬；地中海浪拍打的阿卡古城里小贩快乐地叫卖还在回响；古老的雅法古城里艺术家们的灵感依然激荡；繁华的特拉维夫里人们活在当下的笑声把夜照亮……就是这样一个家园，共生与融合的漫漫路上流淌着圣地之光。



4

共生与融合的苦难圣城——耶路撒冷

存在了三千多年的圣城，汇集了共同尊崇先知亚伯拉罕的三大宗教，不同信仰的人群在这里共生，曲折地融合。

14

活在当下的文艺与繁华——特拉维夫

在耶路撒冷祈祷，在特拉维夫生活。这座繁华的不夜城是以色列人活在当下态度的最佳体现。

20

“沉淀灵感”——与任重、郝云走在这片古老之地

迦南美地之下的以色列，让人神往。与任重与郝云一起行走这片土地，经受洗礼，沉淀思绪与灵感。

执行出版人：马艳丽 | 策划：赵晓晨 | 编辑、摄影：李翀、刘翔
图片编辑：王晓丽 | 美术编辑：方磊



共生与融合的苦难圣城

耶路撒冷

撰文：韩冲

哭墙下的眼泪与信仰。

作为第二圣殿残存至今的一段西墙，犹太人将其视为与上帝对话的圣地。哭墙被一条栅栏隔开为男女两部，分开祷告。





地中海东岸的犹地亚山并不高，海拔不到800米，但是这座山所承载的城市，却在世界很多人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她就是圣城耶路撒冷。

在橄榄山上俯瞰耶路撒冷，最显眼的建筑莫过于萨赫莱清真寺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金顶”。萨赫莱清真寺里面，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登天接受“天启”的地方，被亿万穆斯林奉为圣地。而在萨赫莱清真寺下方不远，一面长着零星蓬蒿的高墙下，犹太人虔诚地诵读着经文，扭动着身体，有些犹太人则不远万里，将自己的愿望与对神的问候写在纸条上，小心翼翼的塞进西墙的凹槽与缝隙中，这面承载着无数苦难与希冀的残垣，就是犹太人心中圣地——哭墙。沿着哭墙的地下部分一路往北走，当在出口重见天日的时候，一座教堂赫然眼前，在这里，也就开始了基督教“苦路”的第一站，经常能看到虔诚的基督徒头戴荆棘冠，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重走耶稣当年的受难之路，跟着他们来到苦路的最后四站，就是著名的圣墓教堂了，相传耶稣在这里被钉上十字架，而后又是在这里复活。走进由阿拉伯人掌管钥匙的教堂门，在烛火摇曳，烟雾萦绕，或是庄严肃穆的圣歌声中，游客们半跪着抚摸耶稣洗尸板，可能指尖还残存着上面的香气，而一墙之隔，奥马尔清真寺的诵经声每天也准时响起……

这样的景象，恐怕是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不会出现的。共同尊崇亚伯拉罕为先知的三大宗教共享着一块圣地，在一座一平方公里大小的石头城里，相互依存。

宽阔的雅法街上，正午的阳光滚烫灼热，映着圣城建筑特有的淡黄色，刺得人睁不开眼，保守正统的犹太教徒依然如每日一般，穿着黑色的长衣长裤，白色衬衫，即便那宽沿的帽子也材质厚重，想必无法带来一点清凉慰藉，教徒的妻子们则用头巾一丝不苟的将头发盘起，在这里经常能看到她们独立倔强地推着大号的婴儿车，轻声斥责跟在她身后打闹的孩子们。每当有一辆造型摩登的轻轨列车从两侧老城般的建筑中悄无声息的穿过，看着他们如往常一样，透过车窗面色沉静的看着窗外，我都无法摆脱那种穿越感。坐在轻轨列车上继续穿行，路过新门，沿着老城的城墙根儿行到精美的大马士革门，上来了一些穿着黑袍的阿拉伯妇女，围着花头巾好奇地打量着你这个亚洲面孔；姑娘们时而笑作一团，而这时候谁都不会想起轻轨正在沿着当年联合国分治决议的分割线行驶，把耶路撒冷曾被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你两侧车窗的相似的风景有无法言说的意味，以前把耶路撒冷合二为一，成为了一座不可分割的城市。两侧车窗相似的风景让人回味。



东耶路撒冷有许多巴勒斯坦人。比起原先以色列人居多的西耶路撒冷，这里的基础设施相比之下显得薄弱。有人曾半开玩笑说，在耶路撒冷如何区别以色列人住的社区和巴勒斯坦人住的社区，一般看楼顶的热水器的颜色就可以了，白的就是犹太人社区，黑色的就是巴勒斯坦人社区，因为白的更贵一些虽然两个民族的矛盾和冲突不断，但是在这样的局势中，生活仍在继续。生活在一座城市的平民们，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水火不容。我的犹太人朋友丹尼每次前往老城的时候，都要跟在雅法门附近的巴扎里开店的老朋友哈桑聊上几句，哈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老城，是巴勒斯坦人，在老城的巴扎有一家不小的商店，向往来的游客出售旅游纪念品。丹尼说：“哈桑是一位很和善的巴勒斯坦人，我也是很多

年的老朋友，像我们这样的朋友，在这座城里还有很多。”在耶路撒冷生活的很多百姓，就像丹尼和哈桑一样，虽然是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是依旧可以成为好朋友，在一座城市里享受安宁的生活。在没有冲突的日子里，大马士革门还如往日一般热闹，贩卖小商品的商人、卖菜的巴勒斯坦妇女还在那里摆摊吆喝着，穿着礼服带着宽沿礼帽的正统犹太教徒也从大马士革门出入，也会去买巴勒斯坦人的东西。虽然就像上文说的，他们之间存在着看似尖锐的矛盾，但是事实已经是，他们正在这座小城里共生着，谁也不应该离开。

刚来耶路撒冷的时候，首先强烈感受到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犹太人的安息日，阿拉伯人的主麻日，阿拉伯人的灰布长袍，犹太人的宽



耶路撒冷大事记

公元前3000年，英国学者凯瑟琳·凯尼恩根据实地考察挖掘和古埃及文献推断，耶城此时已经存在。

公元前2500年，“迦南人”的耶布斯部落是耶路撒冷的最早定居者。

公元前1226年，自亚伯拉罕之孙雅各开始，希伯来人开始听从神授，称自己为以色列人。饥荒迫使以色列人出走埃及。

约公元前1066年，大卫王从耶布斯人手里攻取耶布斯城，并改名为耶路撒冷。

公元前953年，大卫王之子所罗门在摩利亚山上建造了犹太教“第一圣殿”。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攻占耶路撒冷，“第一圣殿时期结束”。

公元前538年，波斯灭巴比伦，犹太人在波斯王帮助下返回耶路撒冷。此后350年间，耶城由犹太社团自治，史称“第二圣殿”时期。

公元前63年，庞培率领军队来到耶路撒冷，耶城沦为罗马统治。圣殿遗迹仅剩下一段基座，后被称为哭墙。

公元326年，君士坦丁大帝之母海拉娜前往耶城朝拜，在“希腊化”时期修建的宙斯神庙原址上建造“圣墓教堂”。

638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远征军兵临耶城。第二任阿拉伯帝国首领奥马尔和平进入耶路撒冷。

691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在犹太圣殿原址上建造萨赫莱清真寺，十多年后，马立克之子修建阿克萨清真寺。

1099年，十字军（基督教）占领了耶路撒冷，数以万计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惨遭屠杀。

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勒斯坦。

1917年12月11日，英军攻占耶路撒冷。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对犹太人和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实行分治181（二）号决议，规定“耶路撒冷市应建立一个特殊国际政权下的独立主体，并由联合国管理”。当晚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暴动反对决议。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1949年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西耶，约旦占领了包括老城在内的东耶。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开始。同年6月27日，以色列宣布将整个耶路撒冷合并。

1980年7月30日，以议会通过《基本法：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同年8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478号决议，“确认以色列制定的“基本法”构成了对国际法的侵犯”，不予承认。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通过“独立宣言”，也宣布耶路撒冷为其首都。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阿以间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

1994年5月，巴勒斯坦开始自治，巴以谈判仍未达成永久性和平协议。

2000年9月，以反对党领导人沙龙进入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庭院，引发巴以流血冲突。

2013年7月，巴以新一轮谈判于华盛顿启动。

2015年3月，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内塔尼亚胡大选获胜，再次当选总理。



制图：孙长泉



沿帽，犹太人的大卫星，伊斯兰的新月……但时间一久，这些差异所带来的新鲜体验都变淡时，他们之间的共性就在不知不觉中显现出来，而这些差异往往是因为某些共性，比如，对宗教的虔诚。还记得一年冬天耶路撒冷下了极大的雪，气温骤降，恰好那天赶上了安息日，按照教规，不可以碰电不能生火，我和爱人看着窗外，心里难免有疑问“他们还要守教规吗？条件这么极端，或许就不会了吧。”太阳落山后，如之前无数个安息日一样，他们的房间没有亮起灯。

一日去朋友家聊天做客，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从朋友家出来吓了一跳，仔细才发现是一个阿拉伯人在跪地祈祷，朋友说他的工作是送报纸，时间少任务重，但唱经声响起，便一如往常，确实如此。去舒克菜市场多是阿拉伯商贩，一次买菜挑好了东西，转头老板不见了，怎么叫也没人应，旁边的人对我说他在做礼拜，而到周五的时候，犹太教徒就会在菜市场的街口吹起安息日的号角，阿拉伯商贩就会抓紧最后

几分钟买东西，那些正统教徒就会与他们争论，矛盾这时候又不可避免。

正是由于他们这种差异和共融，在犹太人里出现了两种力量，左派和右派，可以说耶路撒冷人都有自己坚定的政治观点，他们或极端或温和，但都很难被左右。我的犹太房东早已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做物业管理，一年只来一次，收房租签合同检查房子，兼具犹太人的精明和美国人的开放，一次突然到访，一个劲儿抱歉说没有提前联系，问我最近有没有政府给她寄的信，我问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她说是关于大选的信，那信上写了这个社区的人可以到哪里投票之类，又说她刚到耶路撒冷没多久，这次回来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投票，看到我震惊的表情，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她要把票投给左派，说罢灿然一笑，走时叮嘱我如果信到了一定要通知她，我受如此重托，每天检查信箱，几天后她如愿以偿的投了票，当天就飞走了。最后大选结果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投票的比

例将近百分之八十。走在耶路撒冷繁华的雅法路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想来这路上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中，十有八九，甚至如房东一样不远万里，坚定而又自豪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力量让人敬畏。

终于，内塔尼亚胡将再次担任总理，由于没有了左派力量的牵制，他可能会采取对犹太人而言更加强有力的保护政策。巴勒斯坦人似乎更加担心，但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也许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在眼前了。而至于耶路撒冷，回看历史，圣城一次次在战火中重生。经历了犹太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等民族的治理和建设之后，如今的耶路撒冷已经成为多民族融合的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定居于此，与原来在这里居住的阿拉伯人共同生活。矛盾与冲突固然存在，但转念再看，也正是日常生活中细微的影响，促进了他们的交流和融合，成就出这样一座融合、共生的圣城。

如果没有纷争，多种族宗教的人们生活在

这样一座美丽而神圣的城市里，那将是多么理想的一幅图景！新的大选结果为世界所关注，大获全胜的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利库德集团又会把这座复杂又圣洁的城引向哪里？我不愿悲观地去看待它的未来。毕竟共生对于他们来说是要直面而且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东西，至于融合，恐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在这座美丽而又苦难的圣城生活了两年多，我经常思考，是什么东西让这座城市具有如此的魅力，让各种力量数千年来一直想将她收入囊中？也让世界各地的游客拜倒在她的面前，流连忘返？我想，这不仅是她悠久苦难的历史积淀，更多的是对信仰的虔诚和敬畏。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我不愿思索政治，我只希望圣城能得到敬畏她的人们的爱护，能拥有安宁的早晨，当温暖的阳光照耀金顶、哭墙和圣墓教堂金色十字架的时候，这座金色城市里的人们，有着自由的祈祷，在结束祈祷之后，都有着自由的生活。



活在当下的艺术与繁华

特拉维夫

撰文：陈滢

作为以色列经济最为繁华的城市，特拉维夫这座在雅法古城旁后来居上的现代都市少了耶路撒冷的神圣与严肃，倒多了活力与多元。包豪斯建筑的白色视觉，现代艺术的思想感染，加上夜生活的多姿体验，让这里显得别具一格。

特拉维夫是进出以色列的门户，也是前往圣耶路撒冷的前哨，如果说耶路撒冷是一座永恒的城市，充满宗教的热情和回忆，那拉维夫就是个世俗的城市，活跃而自信。

“去哪儿？”“以色列。”在机场偶遇带犹太帽的大叔，热情地跟我闲聊。他特别叮嘱我说：“等下以色列的检查会比你想象中严格十倍，请不要以为他们是针对个人，那都是正常程序。”

在办理登机牌处，当以色列安全人员开始一对一地反复盘问。我就领教了所说的比一般安检严“10倍”的检查。但转念一想，可以理解以色列人的谨小慎微，毕竟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就是在周边国家的敌视和威胁中成长起来的。

这个国度使犹太人在离散多年之后重返家园的美梦成真，也带来了更为现实的领土争端。或许是这样有危机感的特殊环境使然，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人普遍活在当下，说话直接，行事爽快，乐于享受生活，却也缺乏耐心。在特拉维夫繁华的雅皮街区Sheinkin Street，每走几步就是一间咖啡屋或餐厅，随处可见遛狗、骑车或是聚在一起喝着咖啡的人。而锻炼身体的积极性更是让我吃了一惊，一大早，我们入住的酒店的健身房就因为本地会员基本满员了，海边跑步和健身的人之多也完全不输给任何一个国内晚上9点大妈占据的广场。

原来，因为安息日商店都不开门，以色列很多单位每周会给员工分配半天到一天的假期，加上特拉维夫众多的初创公司和高科技企业更是实现弹性工作制——特拉维夫与周边城市群集中了以色列大部分的高科技产业，又被称为硅溪（Silicon Wadi）——所以白天大街上也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

犹太教的宗教规则很多，禁止工作甚至不能接触电的安息日就是一例，在酒店里都能见到专门的安息日电梯，在安息日里每层都停，确保乘客不会因为触摸按钮犯禁。当然，也有很多以色列人不会这样恪守传统，特别在特拉维夫，这里是以色列唯一允许居民在安息日随心所欲的城市，还以夜生活著称，海滨的步行道拥有无数的夜总会和酒吧，如果不看希伯来文字的招牌孔，如同行走任何一个欧美城市。我就在一家提供海鲜（也是犹太教的禁忌之一）的地中海餐

厅墙上看到了“快乐不是目的地，而是日常的生活方式”的应景格言。

以色列人常说在耶路撒冷祈祷，在特拉维夫生活，可想而知，这里政治和宗教都让位于生活。这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对新兵列队参观的军事博物馆旁边是一家当地设计师的皮具店；1948年发表立国宣言的独立大厅隐身于罗斯柴尔德大街（Rothschild）酒吧餐厅包围之下感到奇怪了。大街以著名犹太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的姓氏命名，中间是供行人和自行车漫步的宽阔的林荫大道，车道位于两侧，街边则是著名的包豪斯



(Bauhaus) 建筑群。包豪斯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德国，而特拉维夫新城急速膨胀也刚好发生在相同的时间段。于是，由于生存环境恶化而纷纷移居归来的犹太建筑师们就把新鲜出炉的现代主义风格带到地中海边，从而缔造了特拉维夫独特的建筑风格——楼层不高、阳台长而宽大、窗户窄小，构造轻巧，线条明晰而且外表统一为白色或混凝土色，不仅美观实用且遮阳保暖，特拉维夫也因此得名“白城”。当然，在现代化的特拉维夫，摩天大厦的光芒早已盖过了当年的小楼，“白城”仅是市中心的一些普通民宅了。

市郊的雅法老城，更是特拉维夫式生活的代表。特拉维夫的全称其实是特拉维夫-雅法。雅法早在4000年前这里便已经是地中海的著名港口，特拉维夫在初建时仅仅是它的一个犹太居民区。如今地位颠倒了，这座老城成为了特拉维夫的艺术区，以艺术家工作室、时尚店铺和情调餐厅而闻名。沿山而建的房子全部由

巨大的岩石砌成，狭窄的石子路以12星座为名串联起一个个画廊、工作室、精品店和咖啡馆，旺盛的开花植物爬满了石头缝隙，墙壁上到处挂着现代艺术作品。

事实上，特拉维夫在一开始会让人觉得这里不够“以色列”，缺乏想象中的宗教色彩与冲突，更像一个正常而普通的欧美城市，但沉下来细品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以色列特色的另一种表达。如果说耶路撒冷是一座永恒的城市，充满宗教的热情和回忆，那特拉维夫就是个世俗的城市，活跃而自信。特殊环境反而推动了这座城市的多元性和创造力。正如管理大师柯林斯在《基业长青》里分析的：“尽管以色列问题很多，但它有一个主要的优势：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坚守这样的信念：要在这个世界上为犹太人寻求一片安全地。以色列人也许不会富足，也许不会安宁，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保持着会被富足扼杀的动力。”

特拉维夫，生于忧患，生生不息。





“沉淀灵感”

与任重、郝云行走这片古老之地

海法 🚗 加利利湖 🚗 耶路撒冷 🚗 马萨达 🚗 死海 🚗 特拉维夫

在有生之年能够去一次以色列，去一次耶路撒冷，是多少人的梦想？至少于我而言，身边的朋友似乎都显得嫉妒至极。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对于这片土地的印象似乎更多地被那些世俗纷扰所占据，留下一个模糊不定的“古老”倩影；脱口一个“神秘”，说出内心的不解与踌躇间的向往。而这次旅程，我们要做的便是用灵魂去感知这片古老的“应许之地”

任重、郝云两位的加入，让这趟本就让人垂涎的旅程更添了一份滋味。这并不单单因为他们都是明星，更因为他们也是用灵魂去感知世界的个体。任重，摄影爱好者，郝云，原创民谣歌手，两人对于这里的热爱从当初邀请时痛快地应允便可见一斑。

共生的另一朵花——海法

我们的以色列之旅从海法开始。这个以色列第三大城市、以色列最大的港口，基本是建在山上的。晨曦初光透过乌云射下几道光辉，洒在地中海西岸的这片土地，如前戏般诉说着圣地的辉煌。海湾的曲线勾向远处的边境，而另一端，却书写着现代化的繁荣和和谐共生的美好——9%的阿拉伯人和基督徒在这里和犹太人和平共处，这从海法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就能看出。一是海法的地标景观——巴哈伊教的空中花园。依山倾泻的花园里安眠的是19世纪末从伊朗伊斯兰什叶派脱离出的这个全球第二广泛分布的宗教先知巴孛。另一个是著名的阿卡古城。曾经遭遇十字军入侵、奥斯曼世代占据、令拿破仑铩羽而归的古城如今成了阿拉伯人的栖所。我们的东方面孔在这里很受欢迎。宣礼塔下的小巷里，包裹头巾的漂亮阿拉伯女子牵着小孩默默走过，调皮的男孩们穿着巴萨球衣嬉戏喧闹；夕阳海滨，巨浪拍打着悠长的古城墙。走在这样的景致当中，任重忘情地拍，也不枉背了繁重的装备。



加利利湖旁的共产主义之梦

计划中的加利利湖骑行之旅被突降的大雨搅了局，每个人也只好在各自面朝湖泊的屋子里欣赏下这以色列第一大淡水湖的宽阔，思索曾经耶稣在这里“五饼二鱼救众生”的传说。而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充满传说的地方，自从1909年一批东欧犹太青年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集体农庄“基布兹”，这里便升起“共产主义”的初阳。

我们被特意安排参观了附近已经存在78年的“戈兰之门”基布兹。高高的网墙，圈起着几代人的理想，也让我们格外好奇。共有的土地，公共食堂，按需分配……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却也陌生。接待我们的基布兹旅游经理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国现在有大大小小200多个基布兹，戈兰之门基布兹现在有700多人，其中300多是正式员工，剩下的在1到2年内由正式成员大会投票决定去留；这里种植麦子、水果、椰枣等为本土提供农产品；基布兹实行按需分配，每年每人可以领到4000多谢克（当地币）作为零用钱……听着解说，任重十分困惑，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前提是个体的高度自觉，而基布兹又怎么保证这种人人的高度自觉？经理十分坦白地告诉我们：“我也同样困惑。这样总会带来不公平。也正是因为这种理想化难以实现，许多基布兹都做了现代化的改革，而像他们这样以共产主义为蓝本的只有20多个了，也许10年后，会一个都不存在。”

耶城的洗礼

站在无情凛风刮过的橄榄山上，耶路撒冷老城的模样终于清晰。阳光时不时透过厚厚的云层倾洒在著名的金顶。近处一群犹太正统教徒在山间宏大的墓群间祭拜着等待耶鲁回到圣殿山时随之复活的亡灵。在圣城，整个人会不由自主

地沉静下来。从雅法门步入老城区，四通八达的石板街将犹太区、亚美尼亚区、基督区和阿拉伯区串联起来，共同信奉亚伯兰罕的教徒们平静地在此共生，全然看不出来电视里的冲突。圣城是属于灵魂的，一切都会在这里得到洗礼。犹太教徒抚摸着西墙哭诉人生，基督教徒虔诚地来到圣墓大教堂等待受洗，清真寺的宣礼塔回响着悠扬地诵经声。郝云显得安静，怀揣着音乐灵感默默行走；任重拿着相机，也在看不够的景致中邂逅犹太男孩的成人礼，拍下难忘瞬间。耶鲁撒冷是逛不够的，甚至于离开这座城市的那个早晨，一行人又跑到老城游走一圈，甚至意外地进入金顶广场，无比欣喜。可这三千年的城，怎会是两三天能回味个够的呢？

荒野之歌

马萨达，死海，内盖夫荒漠，这样的组合是注定的悲歌。驱车向南走在死海边，那个我们在地图上了解到的小小的负海拔浓盐湖，这一刻向我们秀出它无垠的壮丽，却难掩一片沉寂。而背后险峻的高山上，马萨达，这个沉睡千年的遗址才是这荒踪魅野之下的主角。风蚀的残垣还留着当年希律王行宫的固若金汤的影子，墙上的痕迹似乎在诉说着公元72年从耶路撒冷逃离的犹太人坚强地与罗马人抗争据守的英勇故事。陡崖的一侧有一个非自然的缓坡，便是当年罗马人疯狂围攻留下的印证。而犹太人便是在这样的境地下，凭着利用斜坡而造的雨水储蓄系统在罗马人的包围下坚守数年，让人钦佩。最后，900多犹太人凛然自刎拒降，成就了犹太人最为悲壮也最为骄傲的历史传奇。边走边感受，郝云突然就哼唱了起来，从耶路撒冷一路攒下的情绪终于在这里宣泄。歌声引来了在这里受爱国主义教育犹太年轻人，高声喝彩。悲情的地方在此刻充满了生的希望。



任重 信仰值得尊重

Q：说说对以色列的看法吧？

我不是一个有大信仰的人，但我来了这之后，我发现有信仰是一件特别值得尊重的事情。他们一直坚信着这种信仰，他们的内心也被这个充满着。虽然我来到这里只有几天，但是我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就已经超越了我的思维范围了。我现在很难理解，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虔诚的信仰。

Q：耶路撒冷你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我们在耶路撒冷的第二天是一个星期一，星期一是以色列的13岁小朋友举行成人礼的时间。导游告诉我们说，成人礼和结婚是以色列家庭最重要的两件事。我们在老城的路上走着，有条胡同里恰好有一个犹太家庭正在举行成人礼。我们的导游跟我说，如果我们再靠近一点，他们很有可能邀请我们加入。话音未落，一个成年人就走上前来，让我们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跟他一起跳舞跳进了这个人群。他跟我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孩子，希望我们给他祝福。后来当他们知道我们来自中国时，整个家庭所有人都一起喊“CHINA!CHINA!”那一瞬间让我感受到了这个民族所有热情。

郝云 凝聚起一种强大精神

Q：你来以色列以后有什么感触？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非常难，这个民族过的太难了！把它们凝聚起来的是一种多么强大的精神，这种精神特别让人敬佩，我好几次在这里被一些人感动的起鸡皮疙瘩。

我们参观过一个葡萄园，庄主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妻子在十五年前进入了这片沙漠，开始种葡萄做葡萄酒。你如果能够身临其境的看到，就知道那里挺荒凉的，赚不到多少钱。于是我问他，到底是什么让他来到这里并坚持到现在。他说当初他们的总理号召人民说，以色列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大部分都是沙漠，希望人民多多开发沙漠，为这个国家增加一些绿色。于是这里像他一样的人们就这么去做了。还有一次我在出租车上，司机告诉我他有四个孩子。我问他这么多孩子能得到多少补助，司机告诉我，补助很有限，以他的工作养活这么多孩子很难。我问他，那为什么还要生这么多？他说，我们国家人口太少了，犹太人需要更多的生命。以色列有太多这样让人感动的事了，一个民族一直被迫害，被迫害的那么惨，那它一定有这种精神！